

宋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儀禮五

本朝十二經注疏附校勘記

儀禮疏卷第二十八

儀禮卷第十一

禮記疏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喪服第十一

疏

喪服第十一。案鄭目錄云天子以下死而相喪衣服年月親疏隆殺之禮不忍言死而言喪喪者棄亡之辭若全存居於彼焉已亡之耳大戴第十七

小戴第九劉向別錄第十一。釋曰案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云經禮謂周禮也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今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若然未亡之時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喪服其篇各別今皆亡唯士喪禮在若然據喪服一篇總包天子以下服制之事故鄭目錄云天子以下相喪衣服親疏之禮喪服之制成服之後宜在士喪始死之下今在士喪之上者以喪服總包尊卑上下不專據士故在士喪之上是以喪服為第十一喪服所陳其理深大今之所釋且以七章明之第一明黃帝之時朴畧尚質行心喪之禮終身不變第二明唐虞之日淳朴漸虧雖行心喪更以三年為限第三明三王以降澆為漸起故制喪服以表哀情第四明既有喪服須明喪服二字第五明喪服章次以精麤為序第六明作傳之人并為傳之意第七明鄭玄之注經傳兩解之第一明黃帝之時朴畧尚質行心喪之禮終身不變者案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食鳥獸之肉衣其羽皮此乃伏羲之時也又云後聖有作治其絲麻以為布帛養生送死以事鬼神此謂黃帝之時也又案易繫辭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在黃帝九事章中亦據黃帝之日言喪期無數是其心喪終身者也第二明唐虞之日淳朴漸虧雖行心喪更以三年為限者案禮記三年問云將由夫愚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冒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鄭注云法此變易可以期也又云然則何以三年也注云言法此變易可以期何以乃三年為又云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注云言於父母加隆其使使倍期也據此而言則聖人初欲為父母期加隆焉故為父母三年必加隆至三年者孔子答宰我云于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是以子為之三年報之三年問又云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以由來者也注云不知其所從來喻此三年之喪前世行之久矣既云喻前世行之久則三年之喪實知其所從來但喻久爾故虞書云二十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是心喪三年未有服制之明驗也第三明三王已降澆偽漸起故制喪服以表哀情者案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鄭注云唐虞已上曰大古又云冠而敝之可也注云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

齊冠不復用也以白布冠質以爲喪冠也據此而言則唐虞已上吉凶同服惟有白布衣白布冠而已故鄭注云白布冠爲喪冠又案三王以來以唐虞白布冠爲喪冠又案喪服記云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注云大古冠布衣布衣先知爲上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後知爲下內殺其幅稍有飾也後世聖人易之以此爲喪服據此喪服記與郊特牲兩注而言則鄭云後世聖人夏禹也是三王用唐虞白布冠白布衣爲喪服矣第四明既有喪服須明喪服二字者案鄭目錄云不忍言死而言喪喪者棄亡之辭若全存於彼焉已棄亡之耳又案曲禮云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爾雅曰崩薨卒不祿皆訓死也是士以上爲義稱庶人言死得其摠名鄭注曲禮云死之言漸精神漸盡又案檀弓孔子云喪欲速貧春秋左氏傳魯昭公出居乾侯齊侯唁公於野井公曰喪人其何稱是喪棄亡之辭棄於此存於彼是孝子不忍言父母精神盡漸雖棄於此猶存於彼以此鄭義言之其喪字去聲讀之人或以平聲讀之者雖不與同義亦通也死者既喪生人制服服之者但貌以表心服以表貌故禮記間傳云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苴其內見諸外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泉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下又云斬衰三升三升半齊衰四升以下是其孝子喪親以衣服表心但吉服所以表德凶服所以表哀德有高下章有升降衰有淺深有精麤不同者也第五明喪服章次以精麤爲敘者案喪服上下十有一章從斬至緦麻升數有異異者斬有二義不同爲父以三升爲正爲君以三升半爲義其冠同六升三年齊衰惟有正之四升冠七升繼母慈母雖是義以配父故與因母同是以畧爲節有正而已杖期齊衰有正而已父在爲母與爲妻同正服齊衰五升冠八升不杖齊衰期章有正有義二等正則五升冠八升義則六升冠九升齊衰三月章皆義服齊衰六升冠九升冠九升曾祖父母計是正服但正服合以小功以尊其祖不服小功而服齊衰非本服故同義服也殯大功有降有義爲夫之昆弟之長子殯是義其餘皆降服也降服衰七升冠十升義服衰九升冠十一升大功章有降有正有義姑姊妹出適之等是降婦人爲夫之族類爲義自餘皆正衰冠如上釋也總衰唯有義服四升半皆冠七升而已以諸侯大夫爲天子族同義服也殯小功有降有義婦人爲夫之族類是義自餘皆降服降則衰冠同十升義則衰冠同十二升小功亦有降亦有正有義如前釋緦麻亦有降有正有義皆如上陳但衰冠同十五升抽去半而已自斬以下至緦麻皆以外數升數少者在前升數多者在後要不得以此升數爲終者一則正義及降升數不得同在一章又總衰四升半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鄭下注云在小功之上者欲審著縷之精麤若然喪服章次雖以外數多少爲前後要取縷之精麤爲次第也第六明作傳之人又明作傳之義傳曰者不知是誰人所作人皆云孔子弟子十商字子夏所爲案公羊傳是公羊高所爲公羊高是子夏弟子今案公羊傳有云者何何以爲孰謂之等今此傳亦云者何何以孰謂易爲等之問師徒相習語勢相遵以弟子却本前師此傳得爲子夏所作是以師師相傳蓋不虛也其傳內更云傳者是子夏引他舊傳以證己義儀禮見在一十七篇餘不爲傳獨爲喪服

作傳者但喪服一篇摠包天子已下五服差降六衛精麤變除之數既繁出入正陽交互恐讀者不能悉解其義是以特為傳解第七明鄭玄之注經傳兩解之云鄭氏者北海郡高密縣人姓鄭名玄字康成漢僕射鄭崇八世孫也後漢徵為大司農而不就年七十四卒於家云注者注義於經傳之下辨其義意若傳不釋經者則注在傳上以釋經若傳義難明者則在傳下以釋傳又在傳下注皆須題云玄謂以別傳若在傳上注者不須題玄義可知或云注或云傳出注述者意耳或有解云前漢以前云傳後漢以後云注若然王弼王肅之等後漢之人云傳此說非也

子夏傳 儀禮 鄭氏注

喪服斬衰裳苴經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

者明為下出也凡服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在要皆曰經經之言實也明孝

子有忠實之心故為制此服焉首經象緇布冠之缺項要經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齊衰以下用布

疏

喪服至屨者。釋曰題此二字於上者與此一篇為摠目言斬衰裳者謂斬三

升布以為衰裳不言裁割而言斬者取痛甚之意知者案三年問云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難記縣子云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謂哀有深淺是斬者痛深之義故云斬也若然斬衰

先言斬下疏衰後言齊者以斬衰先斬布後作之故先言斬疏衰先作之後齊之故後云齊斬齊既有先後是以作文有異也云苴經杖絞帶者以一苴目此三事謂苴麻為首經要經又以苴竹

為杖又以苴麻為絞帶知此三物皆同苴者以其冠繩纓不得用苴明此三者皆用苴又喪服小記云苴杖竹也記人解此杖是苴竹也又絞帶與要經象大帶與革帶二者同在要經既苴明

絞帶與要經同用苴可知又喪服四制云苴衰不補則衰裳亦同苴矣云冠繩纓者以六升布為冠又屈一條繩為武垂下為纓冠在首退在帶下者以其衰用布三升冠六升冠既加飾故退在

帶下又齊衰冠纓用布則知此繩纓不用苴麻用象麻故退冠在下更見斬義也云菅屨者謂以菅草為屨詩云白華菅兮白茅束兮鄭云白華已漚名之為菅濡刃中用則此菅亦是已漚者也

已下諸章並見年月唯此斬章不言三年者以其喪之痛極莫甚於斬故不言年月表創鉅而已是以衰設人功之疏經又言麻之形體至於齊衰已下非直見人功之疏又見經去麻之狀貌舉

齊衰云三年明上斬衰三年可知然此一經為次若此者以先喪而後服故服在喪下又先斬後乃為衰裳故斬文在衰裳之上經杖絞帶俱蒙於苴故苴又在經中經有二事仍以首經為主

故經文在上杖者各齊其心故在絞帶之前冠纓雖加於首以其不蒙於苴故退文在下屨乃服中之賤最後為宜聖人作文倫次然。注者者至用布。釋曰云者者明為下出也者周公設經

上陳其股下列其人此經所陳服者明為下人所出故服下出者明臣子為君父等所出也案下諸章皆言者鄭止一解餘皆不釋義皆如此也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者言凡者鄭欲兼解五服

案下記云衰廣四寸長六寸綴之於心摠號爲衰非正當心而已故諸言衰皆與裳相對至於弔服三者亦謂之爲衰也云麻在首在要皆曰經知一經而兼二者以子夏傳要首二經俱解禮記諸文亦首要並陳故士喪禮云要經小焉故知一經而兼二文也云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檀弓云經也者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案問喪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之等皆是心內苴惡貌亦苴惡服亦苴惡是服以象貌貌以象心是孝子有忠實之心若服苴而貌美心不甘惡者是中外不相稱無忠實之心者也云首經象緇布冠之缺項者案士冠禮緇布冠青組纓屬於缺鄭注云缺讀如有頰者弁之頰緇布冠之無弁者著頰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此所象無正文但喪服法吉服而爲之吉時有二帶凶時有二經以要經象大帶明首經象頰項可知以彼頰項爲吉時緇布冠無弁故用頰項以固之今喪之首經與冠繩纓別材而不相綴今言象之者直取經法象頰項而爲之至於喪冠亦無弁直用六升布爲冠一條繩爲纓與此全異也云要經象大帶者案玉藻云大夫以下大帶用素天子朱裏終禪以玄黃士則練帶禪下末三亦用緇是大帶之制今此要經下傳名爲帶明象吉時大帶也云又有絞帶象革帶者案玉藻韠之形制云肩革帶博二寸吉備二帶大帶申束衣革帶以佩玉佩及事佩之等今於要經之外別有絞帶明絞帶象革帶可知案士喪禮云苴經大焉要經小焉又云婦人之帶牡麻結本注云婦人亦有首經但言帶者記其異此齊衰婦人斬衰婦人亦有苴經以此而言則婦人吉時雖云女鞶絲以絲爲帶而無頰項今於喪禮哀痛甚亦有二經與絞帶以備喪禮故此經具陳於上男女俱言於下明男女共有此服也云齊衰已下用布者即下齊衰章云削杖布帶是也若然案此經因服皆依舊名唯衰與經特制別名者案禮記檀弓云有以故與物者鄭云衰經之制以經表孝子忠實之心衰明孝子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經者有哀摧之義故制此二者而異名見其哀痛之甚故也

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經者

麻之有黃者也苴經大擗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經斬衰

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

功之經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總麻之經小功之帶也去五分

一以爲帶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

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

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絞帶者繩帶也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鍛而勿灰衰三升菅屨者菅菲也外納居倚廬寢苦枕塊哭晝夜無時歎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說經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食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

手盈

曰搗搗扼也中人之扼圍九寸以五分一為殺者象五服之數也爵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也無爵謂庶人也搗猶假也無爵者假之以杖尊其為主也非主謂眾子也屬猶著也通屈一條繩為武垂下為纓著之冠也布八十縷為升升字當為登登成也今之禮皆以登為升俗誤已行久矣雜記曰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縫外畢者冠前後屈而出縫於武也二十兩曰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聞疏猶蠹也舍外寢於中門之外屋下壘塹為之不塗堅所謂聖室也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斬衰不書受月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虞卒哭異數

疏

傳曰至無時。釋曰云斬者何問辭以執所不知故云者何云不緝也者答辭此對下疏衰裳齊是緝此則不緝也云其經者麻之有黃者也案爾雅

餘四十四分在又二十五分爲一寸餘十九分在齊衰之帶揔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也云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者就五寸中去一寸得四寸前二十五分破寸今大功百二十五分破寸則以十九分者各分破爲五分十九分揔破爲九十五與百二十五分破寸相當就九十五分中五分去一去十九餘七十六則大功之經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帶則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中五分去一前百二十五分破寸今亦四倍加之以六百二十五分破寸然後五分去一爲小功帶又云總麻之經小功之帶去五分一以爲帶則亦四倍加之前六百二十五分破寸今則三千一百二十五分破寸五分去一取四以爲總麻之帶經帶之等皆以五分破寸既有成法何假盡言然斬衰有二齊衰有四大功小功成人與殤各有二等總麻殤與成人章又不別若使經帶各依升數則參差難等是以子夏作傳五服各爲一節計之似周禮掌客云羣介行人宰史各以爵等爲牢禮之數鄭云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畧於臣用爵而已此經亦然也士喪禮云苴經大鬲下本在左要經小焉鄭注云經帶之差自此出焉謂子夏言經帶之差出於士喪之經故鄭指而言之也但斬衰之經圍九寸者首是陽故欲取陽數極於九自齊衰以下自取降殺之義無所法象也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者傳意見經唯云苴杖不出杖體所用故言苴杖者竹也下章直云削竹亦不辨木名故因釋之云削竹者桐也若然經言苴杖因釋削杖唯上下二章不通於下是以兼釋之至於經帶五服自明故不兼釋然爲父所以杖竹者父者子之天竹圓亦象天竹又外內有節象子爲父亦有外內之痛又竹能貫四時而不變子之爲父哀痛亦經寒溫而不改故用竹也爲母杖桐者欲取桐之言同內心同之於父外無節象家無二尊屈於父爲之齊衰經時而有變又案變除削之使方者取母象於地故也此雖不言杖之麤細案喪服小記云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鄭注云如要經也鄭知如要經者以其先云經五分爲殺爲要經其下即云杖大如經明如要經也如要經者以杖從心已下與要經同處故如要經也云杖各齊其心者杖所以扶病病從心起故杖之高下以心爲斷也云皆下本者本根也案士喪禮下本注云順其性也云杖者何爵也者自此已下有五問五答皆爲杖起文云者何者亦是執所不知以其吉時五十已後乃杖所以扶老今爲父母之喪有杖有不杖不知故執而問之云爵以爵答之以其有爵之人必有德有德則能爲父母致病深故許其以杖扶病云無爵而杖者何問辭也庶人無爵亦得杖云檐主也者答辭也以其雖無爵無德然以適子故假取有爵之杖爲之喪主拜賓送賓成喪主之義也云非主而杖者何問辭也輔病也答辭也鄭云謂衆子雖非爲主子爲父母致病是同亦爲輔病也云童子何以不杖者案此子夏之問辭有不同或云者何或云何以或云何如或云孰後或云孰謂或云何大夫或云曷爲有此七者答有義意凡言者何皆謂執所不知故隱元年公羊傳云元年者何何休云諸據疑問所不知故曰者何即此問杖者何是也稱何以者

皆據彼決此即下云父爲長子何以三年據期章爲衆子期適庶皆子長子獨三年是據彼決此也此即公羊傳云何以不言即位何休云據文公言即位隱不稱即位是也云何如者問比類之辭即下傳云何爲而可爲人後者同宗則可爲人後是其問比類也云孰後者不問比類依不杖章子夏傳云孰後後大宗禮有大宗小宗故問誰爲後云孰謂者亦是問比類但舊君有二等一是待放之臣二是致仕之臣俱爲舊君是以齊衰三月章云舊君傳曰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由其有二等故問比類也即公羊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是也云何大夫者亦是據彼決此即齊衰三月章云大夫爲舊君傳曰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由其大夫有致仕者有待放者不同故舉何大夫之間也言曷爲者亦是據彼決此故不杖章云大夫曷爲不能降命婦也云謂據大夫於姑姊妹出嫁宜降不降故舉曷爲之間也今云童子何以不杖問辭也不能病也荅辭也此庶童子非直不杖以其未冠首加免而已故問喪云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言何以者據當室童子及成人皆杖唯此庶童子不杖故云何以決之也知當室童子杖者案問喪云禮曰童子不總唯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謂適子也案雜記云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注云未成人者不能備禮也此獨云不杖餘不言者此上下皆釋杖故言杖不云餘者其實皆無直有衰裳經帶而已又云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者此亦謂童子婦人若成人婦人正杖知者此喪服上陳其服下陳其人喪服之下男子婦人俱列男子婦人同有苴杖又喪大記云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婦杖諸經皆有婦人杖文故知成人婦人正杖也明此童子婦人案喪服小記云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鄭注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爲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爲成人成人正杖也是其童女爲喪主則亦杖矣若然童子得稱婦人者案小功章云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是未成人稱婦人也雷氏以爲此喪服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女子子嫁及在父之室爲父三年如傳所云婦人者皆不杖喪服小記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唯著此一條明其餘不爲主者皆不杖此說非何者此四等婦人皆在杖科之內何得不杖又禮記文說婦人杖者甚衆何言無杖也云絞帶者繩帶也者以絞麻爲繩作帶故云絞帶也王肅以爲絞帶如要經馬鄭不言當依王義雷氏以爲絞帶在要經之下言之則要經五分去一爲帶但首經象類項之布又在首要經象大帶用緇又在要故須五分去一以爲帶今絞帶象革帶與要經同在要一則無上下之差二則無麤細可象而云去要經五分去一爲絞帶失其義也但經帶至虞後變麻服葛絞帶虞後雖不言所變案公士衆臣爲君服布帶又齊衰已下亦布帶則絞帶虞後變麻服布於義可也云冠繩纓條屬者喪用繩爲纓屬著也著之冠垂之爲纓也云外畢者前後兩畢之末而向外攝之也云鍛而勿灰者以冠爲首飾布倍衰裳而用六升又加以水濯勿用灰而已冠六升勿灰則七升已上故灰矣故大功章鄭注云大功布者其鍛治之功麤沽之則七升已上皆用灰也云衰三升

者不言裳與衰同故舉衰以見裳爲君義服衰三升半不言者以縷如三升半成布三升故直言三升舉正以包義也云菅屨者菅菲也外納居倚廬者周公時謂之屨子夏時謂之菲案士喪禮屨外納鄭注云納收餘也王謂正向外編之居倚廬孝子所居居在門外東壁倚木爲廬故既夕記云居倚廬鄭注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又喪大記云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注云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南角若然適子則廬於其北顯處爲之以其適子當應按弔賓故不於隱者若然此下有臣爲君則亦居廬案周禮官正云大喪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注云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聖室又雜記朝廷卿大夫士居廬都邑之士居聖室見諸侯之臣爲其君之禮案喪大記云婦人不居廬若然此經云居倚廬專據男子生文云寢苦枕塊既夕文與此同彼注云苦編藁塊塙也彼又云不說經帶鄭注云哀戚不在於安若然在中門外者哀親之在外寢苦者哀親之在草故也此之衰三升枕塊據大夫已上若士則大夫適子爲士者得行大夫禮若正士則枕草衰則縷三升半成布三升雜記所云齊晏平仲爲其父癯衰斬枕草是也但平仲謙爲父服士服耳云哭晝夜無時者哭有三無時始死未殯已前哭不絕聲一無時既殯已後卒哭祭已前阼階之下爲朝夕哭在廬中思憶則哭二無時既練之後無朝夕哭唯有廬中或十日或五日思憶則哭三無時也卒哭之後未練之前唯有朝夕哭是一有時也云歆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者孝子遭父母之喪當爲父母致病故喪大記云水漿不入口三日之後乃始食必三日許食者聖人制法不以死傷生恐至滅性故禮許之食雖食猶節之使朝夕各一溢米而已也管子有母之喪水漿不入口於口七日者失禮之法故子思非之云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故君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是禮之常法也云寢不說經帶者案雜記孔子云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月不解鄭注云不解倦也又案既夕文與此同鄭注云哀戚不在於安經帶在衰裳之上而云不說則衰裳在內不說可知此據未葬前故文在廬上既廬後寢有席衰經說可知也云既虞剪屏柱楣者案王制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士三月而葬又案士虞禮既葬反日中而虞鄭注士喪三虞云虞安也葬時送形而往迎魂而反反哭之時入廟中上堂不見入室又不見乃至適寢之中舊殯之處爲虞祭以安之禮記檀弓云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其是也依公羊傳云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大夫五虞士三虞今傳言既虞謂九虞七虞五虞三虞之後乃改舊廬西鄉開戶翦去戶傍兩廂屏之餘草柱楣者前梁謂之楣榻下兩頭豎柱施梁乃夾戶傍之屏也云寢有席者案閒傳云既虞卒哭柱楣翦屏并翦不納鄭云并今之蒲萃即此寢有席謂蒲席加於苦上也云食疏食水飲者未虞以前朝一溢米夕一溢米而爲粥今既虞之後用麤疏米爲飯而食之明不止朝一溢夕一溢而已當以足爲度云飲水者未虞以前渴亦飲水而在既廬後與疏食同言水飲者恐虞後飲漿酪之等故云飲水而已也云朝一哭夕一哭而已者此當士虞禮卒哭之後彼云卒哭者謂卒去廬中無時之哭唯有朝夕於阼階下有時之哭喪服之中三無時哭外唯此

卒哭之後未練之前一節之間是有時之哭故云而已言其不足之意云既練舍外寢者謂十三月服七升冠男子除首經而帶獨存婦人除於帶而經獨存又練布爲冠著繩屨止舍外寢之中不復居廬也云始食菜果飯疏食者案喪大記祥而食肉閒傳云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而飲醢酒始飲酒者先飲醢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曲禮云父母之喪有疾飲酒食肉疾止復初皆爲不以死傷生也云哭無時者此三無時哭中謂練後室之中或十日或五日思憶則哭大記云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皆在哭無時之限也○注盈手至異數○釋曰云以五分一爲殺者象五服之數也者鄭五服之內升數至多若經帶象升數降殺參差難等若五服服爲一節則降殺易明故鄭云象五服之數也云爵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也者案白虎通云天子爵號又夏殷之士無爵周之道爵及命士通大夫自然皆爵也是天子以下皆曰爵也云屬猶著也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著之冠也者案禮記云喪冠條屬以別吉凶若然吉冠則纓武別材凶冠則纓武同材是以鄭云通屈一條繩爲武謂將一條繩從額上約之至項後交過兩相各至耳於武綴之各垂於頤下結之云著之冠者武纓皆上屬著冠冠六升外畢是也云布八十縷爲升者此無正文師師相傳言之是以今亦云八十縷謂之宗宗即古之升也云今之禮皆以登爲升俗誤已行久矣者案鄭注儀禮之時古今二禮並觀疊古文者則從經今文若疊今文者則從經古文今此注而云今之禮皆以登爲升與諸注不同則今古禮皆作升字俗誤已行久矣也若然論語云新穀既升升亦訓爲成今從登不從升者凡織紉之法皆縷縷相登上乃成縑布登義強於升故從登也引雜記者證條屬是喪冠若吉冠則纓武異材云三年之練冠亦條屬者欲見條屬以至大祥除衰杖大祥除喪之際朝服縑冠當纓武異材從吉法也云右縫小功以下左者案大戴禮云大功已上唯唯小功已下額額然孝子朝夕哭在阼階之下西面弔賓從外入門北面見之大功以上哀重其冠三辟積鄉右爲之從陰陰唯唯然順小功總麻哀輕其冠亦三辟積鄉左爲之從陽弔賓入門北鄉望之額額然逆鄉賓二者皆條屬但從吉從凶不同也云外畢者冠前後屈而出縫於武也者冠廣二寸落頂前後兩頭皆在武下鄉外出反屈之縫於武而爲之兩頭縫畢鄉外故云外畢案曲禮云厭冠不入公門鄭注云厭猶伏也喪冠厭伏是五服同名由在武下出反屈之故得厭伏之名檀弓云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是吉冠則辟積無縫橫縫亦兩頭皆在武上鄉內反屈而縫之不得厭伏之名云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者依算法百二十斤曰石則是一斛若然則十二斤爲一斗取十斤分之升得一斤餘二斤斤爲十六兩二斤爲三十二兩升取三十兩十升升得三兩添前一斤十六兩爲十九兩餘二兩兩爲二十四銖二兩爲四十八銖取四十銖十升升得四銖餘八銖一銖爲十釐八銖爲八十釐十升升得八釐添前則是一升得十九兩四銖八釐於二十兩仍少十九銖二釐則別取一升破爲十九兩四銖八釐分十兩兩爲二十四銖則爲二百四十銖又分九兩兩爲二十四銖則九兩者二百一十六銖并

四銖八疊添前四百六十銖入疊摠爲二十四分直取二百四十銖餘二百二十銖八疊在又取二百一十六銖二十四分得九銖添前分得十九銖有四銖八疊四銖銖爲十疊摠爲四十疊通入疊爲四十八疊二十四分得二疊是一升爲二十四分得十九銖添前四銖爲二十三銖將二疊添前八疊則爲十疊則十參爲一銖以此一銖添前二十三銖則爲二十四銖爲一兩一兩添十九兩摠二十兩曰溢云摠謂之梁所謂梁聞者所謂書傳文案喪服四制云高宗諒闇三年鄭注云諒古作梁摠謂之梁聞讀如鶉鷄之鷄聞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即此柱楣者也云舍外寢於中門之外屋下壘塹爲之不塗塹所謂聖室也者今至練後不居舊廬還於廬處爲屋但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得有中門大夫士唯有大門內門兩門而已無中門而云中門外者案士喪禮及既夕外位唯在寢門外其東壁有廬聖室若然則以門爲中門據內外皆有哭位其門在外內位中故爲中門非謂在外門內門之中爲中門也言屋下壘塹爲之者東壁之所舊謂翦屏而已不泥塗塹飾也云所謂聖室者聞傳云父母之喪既虞翦屏期而小祥居聖室彼練後居聖室即此外寢故鄭云所謂聖室也云謂復平生時食也者此食爲飼讀之不得爲食讀之知者天子已下平常之食皆有牲牢魚腊練後始食菜果未得食肉飲酒何得平常時食明專據米飯而言也以其初據一溢米而言既虞飯蔬食亦米飯也此既練後復平生時食亦據米飯而言以其古者名飯爲食與公食大夫者同音也云斬衰不書受月者云云凡喪服所以表哀哀有盛時殺時服乃隨哀以降殺故初服麤至葬後練後大祥後漸細加飾是以冠爲受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葬後以其冠爲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爲受衰裳七升冠八升自餘齊衰以下受服之時差降可知然葬後有受服有不受服案下齊衰三月章及殤大功章皆云無受正大功章即云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萬九月者今此斬衰章及齊衰章應言受月而不言故鄭君特解之案雜記云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是天子已下虞卒哭異數尊卑皆葬訖反日中而虞天子九月而卒哭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是天子已下虞卒哭異數尊卑皆葬訖反日中而虞天子九月虞諸侯七虞大夫五虞虞訖即受服士三虞待卒哭乃受服必然者以其大夫已上卒哭在後月虞在前月日已多是以虞即受服不得至卒哭士葬月卒哭與虞同月故受服待卒哭後也今不言受月者喪服摠包天子以下若言七月唯據天子若言五月唯據諸侯皆不該上下故周公設經沒去受服之文欲見上下俱舍故也

儀禮注疏卷二十八按勘記

喪服第十一

毛本一下有子夏傳三字釋文作喪服經傳第十一無子夏傳三字瞿中溶云石本原刻作喪服經傳第十一曆改○按隋書經籍志馬融等注喪服其題皆曰喪服

經傳則此四字乃舊題也疏云傳曰者不知何人所作人皆云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所為師師相傳蓋不虛也若題中本有子夏傳三字則賈氏何必云爾此蓋唐石經誤改而後人冒焉不察也

案鄭目錄云

要義同毛本無案字案禮記疏引鄭目錄俱有案字儀禮惟此篇有之正與禮記同例今本刪去蓋誤認鄭目錄云為注也若全存居於

彼焉已亡之耳

按下文又引此二句無居字已下有棄字

大數未聞

按大字不誤

葬之中野

中陳闕俱作於

將由夫脩飾之君

子與

要義同毛本飾作飭。按作飾與禮記三年問合

人道之至文者也

陳本要義同毛本文作大。按大是也

是士以上為義稱

為上聶氏有各

字是

陳闕俱無與字

生人制服

制上陳闕俱有為字

斬有二義不同

陳闕要義同毛本二作正通解作斬有二有正有義無不同二字

惟

有正之四升

聶氏要義同毛本通解之作服

以配父

父上陳闕俱有其字

為夫之昆弟之長子殤

長子陳闕通解俱倒

故同義服也

閭俱

小功亦有降亦有正有義

要義同毛本無下亦字

要不得以此升數為敘者

敘陳闕俱作殺

又明作傳之義

同毛本

傳曰者

通解無曰字。按此本因題中無傳字故舉篇中傳曰二字釋之黃氏刪曰字蓋未達賈氏之意

語勢相遵

要義同毛本遵作連

以證已義

通解要義楊氏

六術精麗

陳闕通解楊氏俱無六術二字

若傳義難明者

陳闕俱無義字

屬此出注述者意耳

述下陳闕俱有之字

喪服

上者字鍾本誤作屨

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為制此服焉

下六字毛本脫徐本通典聶氏集釋通解俱有與本疏及疏序合惟楊氏

無以一苴目此三事

以一二字陳闕俱倒

謂苴麻為首經要經

苴麻二字陳闕俱倒

濡刃中用

通解要義同毛本刃作勒

衰設人功之疏

浦鏗云沒誤設從下疏校按段玉裁校本作說

履乃服中之賤

通解同毛本賤下有者字

鄭止一解

陳闕同毛本止作君。按止字

是

衰廣四寸

通解要義同毛本衰作裳。按衰字是

非正當心而已

正通解作止按篇中止字多誤作正盧文昭謂唐人書止多作正不必改未知何據俟考知

一經而兼二者

二下要義有文字

亦首要並陳

首要二字要義倒

結項中

結陳闕俱作類。按士冠禮注作結不作類疏同

以彼類項

閭俱作後天子朱裏終裨裨陳閭俱作辟下末三赤用緇要義同毛本赤作尺革帶以佩玉佩及事佩之等玉下要義

無佩字苴經大鬲要義同毛本鬲作攝下同故此經具陳於上經陳閭俱作經案此經凶服陳閭俱無案字凶俱作喪

傳曰斬者何此傳三節徐本釋文集釋要義俱合為一節左本在下毛本本絞帶者○冠繩

纓徐本○外畢畢通典作畢按居倚廬寢苦枕塊釋文云塊本又作由盈手曰搨按篇題疏云在傳下注皆須題云元

謂以別傳若在傳上注者不須題元義可知若然傳下之注注首本有元謂二字士喪禮衆婦人戶外北面疏引喪服記傳曰小功以下為兄弟元謂於此發兄弟傳者云云尤可為証今本俱無

蓋後人所刪也又疑鄭氏原本傳注連寫故題元謂以示識別與周禮同例亦猶毛詩之箋云也但詩箋必在傳後故傳首不加傳字此則有於傳上作注者故傳首復加傳日以別之凡傳與注

皆連寫故傳下之注必摠在扼也扼釋文要義壘壘為之壘集釋不塗堅塗釋文牡麻者泉

麻也陳閭俱無者字又案變除除下聶氏有云字案隋志有喪服變除一卷葛洪撰削之使方者使下聶氏鄭知如要經

者要義同毛本知作云以其吉時五十已後乃杖毛本要義亦得杖要義同毛本為之喪主陳閭俱

之輔病也要義同毛本輔上有此七者皆有義意浦鍾云答當卽此問杖者何是也陳閭俱皆據

彼決此決此陳閭俱為舊君言曷為者毛本言總者其免也陳閭俱無總字此亦謂

童子婦人此字下陳閭并為成人成人正杖也成人二字陳閭俱不重出王肅以為絞帶

如要經焉馬通解要義俱作馬屬其鍛治之功麤沽之通解要義同毛本沽作治菅菲也外納居

倚廬者要義同通解毛本無外納居倚廬五字孝子所居居在門外東壁要義同通解楊氏自

未葬以於隱者為廬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以作倚通解以此之衰三升枕塊毛本要義雖食猶

節之猶通解水漿不入於口七日者毛本者字在七日上云食疏食水飲者陳問通解俱無上食字婦人除於帶陳本要義

同毛本於作要中月而禪而飲醴酒陳問俱重禪字按問傳重禪字鄭五服之內浦鎰云鄭下當脫以字垂下為纓著之冠也者

陳問俱無者兩相各至耳通解同毛本相作廟從吉法也吉陳問俱作古小功以下左者通解要義同毛本左下有縫字按各本注俱有縫

字大功已上唯唯唯字陳問俱不重毛本已作以下同小功已下額額然聶氏通解要義同毛本額額作額額下同弔實從外入門聶氏通解

要義同毛本入作大落頂前後通解要義同毛本項作項按項字誤項字是也檀弓云古者冠縮縫檀上陳問俱有禮字則辟積無殺橫縫

殺通解一作數一銖為十釁釁陳問監俱作釁下同通解作參下同按素累古今字參者素之誤并四銖八釁通解同毛本并作升復平生時食食

通解要義同毛本不重食字以其古者名飯為食陳問俱重食字欲見上下俱含故也毛本欲作亦含作台通解同



儀禮注疏卷二十八校勘記終

儀禮疏卷第二十九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父傳曰為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

疏

父○釋曰周公設經上陳其服下列其人也

先陳父者此章恩義並設忠臣出孝子之門義由恩出故先言父也又下文諸侯為天子妻為夫

妾為君之等皆兼舉著服之人於上乃言所為之人於下若然此父與君直單舉所為之人者餘

者若直言天子臣皆為天子故舉諸侯也若直言夫則妾於君體敵亦有夫義妾為君若直言君

與前臣為君文不殊已外亦皆嫌疑故兼舉著服之人子為父臣為君二者無嫌疑故單舉所為

之人而已云傳曰為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者言何以者問比例以父母恩愛等母則在齊衰

父則入於斬比並不例故問何以斬不齊衰答云父至尊者天無二日家無二尊父是一家之尊

尊中至極故諸侯為天子**疏**言天子兼有諸侯及大夫此文在父下君上者以下文君中雖

為之斬也故特著文傳曰天子至尊也**疏**傳曰天子至尊也○釋曰下發問而直答之君

於上也天子至尊也**疏**者義可知故直答而云天子至尊同於父也君**疏**

君○釋曰臣為之服此君內兼有諸侯及大夫故文在天子下鄭注曲禮云傳曰君至尊也

臣無君猶無天則君者臣之天故亦同之於父為至尊但義故還著義服也傳曰君至尊也

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疏**注天子至曰君○釋曰卿大夫承天子諸侯則天子諸侯之下卿大夫有

疏

父為長子。釋曰君父尊外次長子之重故其文在此。注不言至以長。釋曰言長子通

上下則適子之號唯據大夫士不通天子諸侯若言大子亦不通上下案服問云君所主夫

人妻大子適婦鄭注云言妻見大夫已下亦為此三人為喪主也則大子下及大夫之子不通士

若言世子亦不通上下唯據天子諸侯之子是以鄭云不言適子通上下非直長子得通上下家

子亦通上下故內則云冢子則大牢注云冢子猶言長子通於下也是冢子亦通上下也云亦言

十三經注疏

儀禮二十九

喪服

一